

## 玉蜻蜓故事寶卷研究

簡儀瑄\*

### 摘要

明清時期民間宣卷的興起，展現獨特的社會與文化風貌，其中俗文學故事寶卷更是成為庶民喜愛的娛樂。玉蜻蜓故事流傳甚廣，有彈詞、寶卷、戲曲等不同文類形式傳世，但關於其歷史真實的部分，仍是懸而未解的謎。本文透過玉蜻蜓故事寶卷的考源，先釐清申時行的身世，並整理出玉蜻蜓敘事的發展線，試圖藉由其關聯性，從歷史真實中去爬梳其寫作時空。再從故事裡事件的考源，釐清其敘事元素的組成及溯源，並從彈詞發展到寶卷之間的變異，藉由分析其敘事結構及背後的文化反映，了解宣卷先生的敘事及宣講藝術。希冀對於玉蜻蜓故事的流變，能有一個完整深入的探究。

**關鍵詞：**申時行、玉蜻蜓、俗文學、故事寶卷

---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 一、前言

「俗文學」是民間的文學，為大眾所喜愛，鄭振鐸認為除詩與散文外，凡重要的文體，及不登大雅之堂，被士大夫所鄙夷的文體都是「俗文學」，又將俗文學分為五大類文體，講唱文學為一大類，寶卷則歸為其中。<sup>1</sup>俗文學寶卷其淵源可以追溯到唐代的俗講，為宗教或民間信仰活動相結合的說唱形式，<sup>2</sup>明正德後，民間教派以寶卷作為宣傳教義的工具，成為廣大民眾的宗教信仰。而隨著傳播對象的不同，以康熙年間為界線，後期開始出現改編大量俗文學故事的「故事寶卷」，成為庶民喜愛的娛樂。又同治 7 年（1868），丁日昌查禁大量淫辭唱本，多數彈詞被查禁，包括了《芙蓉洞》（玉蜻蜓），這些被查禁的書目，反倒引起民眾的興趣，成為民眾讀書及觀劇上的提示。<sup>3</sup>宣卷藝人據大家耳熟能詳的彈詞故事，將之改編與刪減，這些「故事寶卷」成為鄉民們閒暇時的娛樂，沒有濃厚的宗教意味，僅剩形式上保有七字句、散文唱段的寶卷套式，偶爾在結尾安排人物成仙。在鄉民農忙之餘，便聽宣卷藝人講唱這些「故事寶卷」，成為民間地方上的流行娛樂。

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sup>4</sup>列《玉蜻蜓寶卷》手抄本達三十種（含別名《瑞珠寶卷》、《尼庵產子卷》），加上張靈考據有總目漏載蘇州圖書館一冊。<sup>5</sup>《玉蜻蜓》寶卷版本眾多，隨著傳播主體不同，寶卷內容也會有所增刪或變動，達到不同的教化或娛樂表現。因寶卷散佚於各地，又眾多寶卷版本多為惜陰本及常熟本為改編發展的底本，筆者遂以常熟地區之《蜻蜓寶卷》<sup>6</sup>、惜陰書局發行之《繪圖玉蜻蜓寶卷》<sup>7</sup>作為本文寶卷研究底本。又因《玉蜻蜓》寶卷係為彈詞所改編、發展，因此本文為探究《玉蜻蜓》寶卷的故事流變，以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收錄的《繡像芙蓉洞全傳》<sup>8</sup>作為《玉蜻蜓》彈詞與寶卷比較文本，希望從相同題材故事改編成不同敘事文體中看見其變化脈絡。

<sup>1</sup>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1。

<sup>2</sup> 車錫倫：《信仰、教化、娛樂—中國寶卷研究及其他》，（臺北：台灣學生書局，2002 年），頁 2。

<sup>3</sup> 丁淑梅：〈丁日昌設局禁書禁戲論〉，（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0 卷第 1 期，2001 年 1 月，頁 143-149。

<sup>4</sup> 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8 年），頁 349-350。

<sup>5</sup> 張靈：《民間寶卷與中國古代小說》，（上海：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孫遜先生指導，2012 年），頁 296。

<sup>6</sup> 嚴美英藏，陳劍忠抄：《蜻蜓寶卷》（常熟本，1993 年）。

<sup>7</sup> 惜陰書局出版：《繪圖玉蜻蜓寶卷》，（上海：惜陰書局，年代不詳，石印本）。

<sup>8</sup> 〔清〕陳遇乾：《繡像芙蓉洞全傳》（重刊木刻本，道光 16 年（1866 年）），收錄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漢籍資料庫。網址：<http://shanben.ioc.u-tokyo.ac.jp/index.html>。瀏覽日期：2019 年 1 月 12 日。

在前人研究方面，筆者以車錫倫《信仰、教化、娛樂—中國寶卷研究及其他》作為研究的起點，該書介紹《玉蜻蜓》寶卷自彈詞改編；期刊方面，陸衡〈傳統性·現代性·地方性—傳統戲曲《玉蜻蜓》當前流行版本之比較〉<sup>343</sup>將戲曲《玉蜻蜓》故事做整理比較；碩論方面，陳文瑛《蘇州彈詞研究》提及彈詞《玉蜻蜓》的起源<sup>344</sup>；韓昌《嬌紅故事研究》<sup>345</sup>以《玉蜻蜓》故事的考證作為《嬌紅傳》的溯源；陳桂香《婦女修行故事寶卷研究》<sup>346</sup>將《玉蜻蜓》寶卷歸為修行寶卷。可惜上述這些研究資料，皆粗略介紹《玉蜻蜓》給大家認識，並沒有更深入的探討研究。另外在本文爬梳歷史真實方面，參考丘慧瑩師〈雪梅故事的演變及文化解讀〉<sup>347</sup>；有關申時行的身世研究，則參考常蕊碩論《申時行年譜》<sup>348</sup>，兩篇文章對於本文有相當大的助益。

俗文學故事寶卷的興起，結合宗教與娛樂，展現當時代的社會及文化風貌，為了瞭解俗文學故事寶卷發展及敘事特色，本文考源《玉蜻蜓》故事寶卷。關於《玉蜻蜓》故事的考源，一直是懸而未解的問題，也沒有完整的專論討論，因此筆者希望能透過此文，爬梳其歷史真實，探究《玉蜻蜓》寶卷與彈詞間的關聯，了解俗文學故事的流變，最後探析《玉蜻蜓》的寶卷敘事結構，希冀能整理出《玉蜻蜓》寶卷的變衍，確立其在講唱文學中的歷史地位。

## 二、《玉蜻蜓》的歷史真實

《玉蜻蜓》故事流傳甚廣，有彈詞、寶卷、戲曲等不同文類形式傳世，後人多認為《玉蜻蜓》為暗指明朝首相申時行的身世。追溯故事的起源，在〔清〕《聽雨軒筆記》提及紹興城中東武山下，有朱綺園與尼姑慧音私戀的故事，其在文末云「今吳中《玉蜻蜓》彈詞移其事于申文定公時行之父，其實則本此」<sup>349</sup>，由此可知乾隆年間，人們已將《玉蜻蜓》故事冠上申時行<sup>350</sup>（1535-1614）之上，與申

<sup>343</sup> 陸衡：〈傳統性·現代性·地方性—傳統戲曲《玉蜻蜓》當前流行版本之比較〉，《古典戲曲新論》第129期（2009年7月），頁90-93。

<sup>344</sup> 陳文瑛：《蘇州彈詞研究》（新竹：玄奘大學中國語文所碩士論文，羅宗濤先生指導，2003年）。但該碩論認為玉蜻蜓寶卷為玉蜻蜓彈詞的起源，應是有誤。

<sup>345</sup> 韓昌：《嬌紅故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陳益源先生指導，2006年）。

<sup>346</sup> 陳桂香：《婦女修行故事寶卷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鄭阿財先生指導，2007年）。雖該論文將《玉蜻蜓》寶卷歸為修行故事，然《玉蜻蜓》寶卷僅如一般寶卷形式，在文末安排人物修行情節，並不是以修行為主要題材。

<sup>347</sup> 丘慧瑩師：〈雪梅故事的演變及文化解讀〉《文史哲》第15期（2009年12月），頁253-284。

<sup>348</sup> 常蕊：《申時行年譜》（蘭州：蘭州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王傳明先生指導，2008年）。

<sup>349</sup> 〔清〕清涼道人（徐承烈）：《聽雨軒筆記》（進步書局本）贅記卷4，頁10。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10月）第25冊，頁357。

<sup>350</sup> 〔明〕申時行（1535-1614），字汝默，號瑤泉，晚號休休居士，貫直隸蘇州府吳縣民籍長洲縣人，曾任明代首輔。

時行身世緊扣在一起了。另在〔清〕鄧之誠（1887-1960）《骨董瑣記》卷6中有一條目為《玉蜻蜓》，其云「萬曆間，吳縣申時行、太倉王錫爵兩家私怨相構，王作《玉蜻蜓》以詆申，申作《紅梨記》以報之，皆兩家門客所為，相傳至今。」<sup>351</sup>其認為是申時行與王錫爵門生互詆毀而作，但此根據從何而起並沒有交代。後人根據此二則論述，多將玉蜻蜓與申時行做連結，為後世接受的申時行傳說，但無確切的論證，使筆者懷疑可能為民間故事張冠李戴的結果，又《玉蜻蜓》為何會冠在申時行上面？因此筆者將先考述人物身世，及從史料找出歷史真實，希冀能從中找尋申時行與《玉蜻蜓》連結的線索。

### （一）、申時行身世

關於申時行身世，歷來因玉蜻蜓故事，而被認為是尼姑私生子，民間盛傳玉蜻蜓故事暗指申時行，就連申家後人都禁他人彈唱此故事：

光緒初……子漂泊江湖與姘婦某合唱淫詞，號日雌雄黨。致見鄙於人。復以唱申時行玉蜻蜓。故申氏裔孫稟諸官，曉示嚴禁，而田遁矣。<sup>352</sup>

可見《玉蜻蜓》的故事總被冠在申時行頭上。在《玉蜻蜓》故事裡提到，申貴升之兒原先被徐家認養，最後因認祖歸宗才復姓申，因明代首輔申時行廷試時其名記載為徐時行<sup>353</sup>，復姓的背景容易被百姓聯想，玉蜻蜓乃是暗批申時行的身世，關於私生子的傳言，筆者先就申家家傳來看，家傳提及其父士章配王氏，繼配黃氏，申時行為王氏生。家傳提及時行之父士章：

性至孝，東城府君嘗對獄南都而病，會大疫，同舍相枕籍死，府君方就試，日夜侍疾，竟無恙，人以為孝感。嘗讀書蕭寺中，鄰女私睇府君，欲來奔，府君正色拒之，語在《樹德錄》。王夫人……婉慧端重，事舅及繼姑備執婦禮，既操家，秉當艱難困苦中拮据……府君常夜讀，夫人篝燈相對，手女紅佐之無倦容。<sup>354</sup>

根據家傳內容，其父士章，有鄰女投奔，仍不近女色；時行生母王氏為元配，個

<sup>351</sup> 〔清〕鄧之誠：《骨董瑣記全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6，頁212-213。

<sup>352</sup> 血俠：〈自由談·遺聞軼事·吳下叢談〉，《申報》第8版（1912年2月4日）。

<sup>353</sup> 詳見進士登科錄，〔明〕《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登科錄》（天一閣本）嘉靖年間，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頁7。

<sup>354</sup> 〔明〕申時行：〈家傳〉，收於《賜閒堂集》（〔明〕萬曆末年申氏家刊本），卷10，頁11。該書收藏於國家圖書館，掃描本於國家圖書館古籍與文獻特藏資源，網址[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fa3312621bb34d7eb51b2f5977fef6dffDQ3MTA10&image=1&page=&whereString=IEBUaXRszV9NYWlulClos5zplpLlolLpm4YilA2&sourceWhereString=ICYgQHNdXJjZV9zb3VyY2UgIClIj6TnsY3lVbHlg4\\_mqqLntKLos4fmlpnuqsi0&SourceID=true#](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fa3312621bb34d7eb51b2f5977fef6dffDQ3MTA10&image=1&page=&whereString=IEBUaXRszV9NYWlulClos5zplpLlolLpm4YilA2&sourceWhereString=ICYgQHNdXJjZV9zb3VyY2UgIClIj6TnsY3lVbHlg4_mqqLntKLos4fmlpnuqsi0&SourceID=true#)。瀏覽日期：2019年1月12日。

性端重賢慧，夫婦二人感情至深。又根據下表（一）申時行的重要記事，申時行廷試前父母皆已歿，申時行也已娶妻生子，根據史料來看，申時行的身世跟玉蜻蜓最重要的庵中認母故事有所落差。

申時行重要記事表		
年號	歲數	主要記事
嘉靖 14 年（1535）	1 歲	出生於吳縣（今江蘇蘇州）
嘉靖 26 年（1547）	13 歲	時行王氏母逝，享年 31 歲
嘉靖 38 年（1559）	25 歲	時行父徐士章逝，享年 41 歲
嘉靖 39 年（1560）	26 歲	時行長子出生
嘉靖 40 年（1561）	27 歲	時行鄉試第三名
嘉靖 41 年（1562）	28 歲	時行中狀元
嘉靖 42 年（1563）	29 歲	時行祖父徐乾逝，享年 57 歲
萬曆 1 年（1572）	39 歲	任左庶子
萬曆 42 年（1614）	80 歲	時行逝，享年 80 歲

表一：申時行重要記事表<sup>355</sup>

而關於其復姓認祖歸宗的傳言，在《國朝獻徵錄》裡提到「周生東城公乾大父也。少育于外兄徐翁所，從其姓。公及第後，始奏復之，贈如公官。」<sup>356</sup>，在申氏的宗譜序裡也說道「然余兒時，大父猶徐姓，余為諸生亦因之，已聞大父言：吾少育于舅氏，從其姓，然吾申出也……余乃上疏，請復申姓已承先志。」<sup>357</sup>因此可知其復姓乃為其祖父徐乾被舅父養，因此申時行曾為徐氏，在申時行當官後，才上疏請求復申姓，而歷史上復姓的高官並不多，申時行高官的身分，又在廷試後復姓，難免容易被百姓做文章。

## （二）、時代考究

《玉蜻蜓》彈詞是目前知最早收錄《玉蜻蜓》故事，而《玉蜻蜓》彈詞最早

<sup>355</sup> 表（一）為根據胡廉潔〈申時行生平主要活動簡編〉整理。資料收錄於胡廉潔：《申時行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陳江先生指導，2012年4月），頁49-51。

<sup>356</sup> 〔明〕焦竑輯：《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影印本），卷17，頁145。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

<sup>357</sup> 〔明〕申時行：〈申氏宗譜序〉《賜閒堂集》卷10（明萬曆末年申氏家刊本），頁7-8。該書收藏於國家圖書館，掃描本於國家圖書館古籍與文獻特藏資源。網址：[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fa3312621bb34d7eb51b2f5977fef6dffDQ3MTA10&image=1&page=&whereString=IEBUaXRzZV9NYWlulCLos5zplpLlolLpm4YilA2&sourceWhereString=ICYgQHNdVXJjZV9zb3VyY2UgIClj6TnsY3lrbHlg4\\_mqqLntKLos4fmlpnuqsi0&SourceID=true#](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fa3312621bb34d7eb51b2f5977fef6dffDQ3MTA10&image=1&page=&whereString=IEBUaXRzZV9NYWlulCLos5zplpLlolLpm4YilA2&sourceWhereString=ICYgQHNdVXJjZV9zb3VyY2UgIClj6TnsY3lrbHlg4_mqqLntKLos4fmlpnuqsi0&SourceID=true#)。瀏覽日期：2019年1月12日。

所見的版本為乾隆 34 年己丑 (1769)《新刻玉蜻蜓》8 卷，<sup>358</sup>可知乾隆時已有《玉蜻蜓》故事出現。彈詞前「小生金連字貴升，祖貫姑蘇南濠居住」<sup>359</sup>，提到申家為南濠富商。但顧公燮記載明末南濠乃是貨物寥寥的荒郊僻地，直到康熙 24 年南巡時，才成為蘇州最盛之地。<sup>360</sup>關於南濠之地的興盛發展，在明清蘇州城變遷史料裡有記載：

明清以來蘇州的商業中心一直是在城西北的閶門與胥門一帶，以及城外上、下塘街和山塘至虎邱的三角地帶。如此城內城郊聯成一氣，形成當時蘇州主要的商業重心。自明代以來，蘇州西城之吳縣境內較東城繁盛，西北區尤為商業中心。嘉靖年間已是「公署王室以逮商賈多聚于西，故東曠西狹」，閶胥門一帶「僑客居多」。……明清之際，此區的繁華曾一度中斷，到盛清時期此處仍是蘇州城內最重要的商業區。乾隆年間為蘇州絲織業與棉織業鼎盛時期，閶門內外綢緞莊林立，棉布業字號也多設立在閶門附近。<sup>361</sup>

城郊方面，閶門往西到楓橋的河道南北兩岸，在明代商業興盛，人口稠密；北岸有下塘街，南岸有上塘街，南岸尤為繁盛。不過，這一帶到了明末清初，工商業發展稍退。直到康熙後期才恢復舊觀，人口漸密，地價騰貴。<sup>362</sup>

從文獻可以看到南濠與北濠之地，可知明嘉靖南濠富足，但也曾衰敗，至清康熙達到寸土寸金，南濠的富盛時起時落，因此還無法很明確由此判斷，《玉蜻蜓》故事最早不過康熙年間。由申時行身世考究來看，《玉蜻蜓》故事應不是其真實身世，根據鄧之誠的說法，《玉蜻蜓》乃為王錫爵門生捏造，王錫爵與申時行同年考上廷試，又同為張居正一起提拔，但歷史上常道其為人端正，亦記載他常為張居正及申時行在廷上說好話。至於門生捏照，筆者尚未找到直接證據資料，證明為何清代《玉蜻蜓》故事，會扣到明代的申時行身上做文章，因此筆者在下節將考證《玉蜻蜓》的故事起源。

<sup>358</sup> 盛志梅：《清代彈詞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8 年 3 月），頁 445。

<sup>359</sup> 〔清〕陳遇乾：《繡像芙蓉洞全傳》（重刊木刻本，道光 16 年（1866 年）），卷 1，頁 1。

<sup>360</sup> 盛志梅考究顧公燮《消夏閒記摘抄·芙蓉塘》史料。詳見盛志梅：《清代彈詞研究》，頁 444。

<sup>361</sup> 巫仁恕：〈清末民初蘇州城市地圖的演變與城市空間的變遷〉，發表於側繪城市工作坊，收錄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網站，2009 年 4 月。網址：<http://suzhou.virtualcities.fr/Texts/Articles?ID=101>。瀏覽日期：2019 年 1 月 12 日。

<sup>362</sup> 巫仁恕：〈清末民初蘇州城市地圖的演變與城市空間的變遷〉，網址：<http://suzhou.virtualcities.fr/Texts/Articles?ID=101>。瀏覽日期：2019 年 1 月 12 日。

### 三、玉蜻蜓寶卷考源

#### (一) 本事溯源

玉蜻蜓以尼姑志貞與公子申貴升的相戀為故事開端，後來貴升病逝被志貞私自埋葬，後來《玉蜻蜓》發展成寶卷、戲曲、小說等文類，這些基本情節還是被保留。在明清戲曲、小說裡可常見尼姑不守清規的故事，而女子私自埋藏男屍的情節更是在戲曲裡常發生，如紹興戲的女人把男屍扔入箱子中的戲有好幾齣，<sup>363</sup>《玉蜻蜓》也是其中一部。在《玉蜻蜓》本事溯源上，筆者發現只要有上述類似的情節，難免都會被歸為是《玉蜻蜓》本事。在本文前面提到，《聽雨軒筆記》記載朱綺園與慧音相戀故事，其故事精簡扼要，講述慧音將男屍埋藏，而文末作者提及為《玉蜻蜓》彈詞本事，因此被大多數後人認為渚瀛朱生的故事是為原型。而趙景深則認為《玉蜻蜓》彈詞略似〈赫大卿遺恨鴛鴦繅〉，<sup>364</sup>此條目收錄於《醒世恆言》，其源為〔明〕馮夢龍（1574-1646）《情史》收錄赫應祥事，在《情史》文末載本事出於〔明〕周復俊（1496-1574）的《涇林雜記》<sup>365</sup>，下面為《情史》〈赫應祥〉一段：

生拭挑之，遂與私焉。由是往來兩院，歡浹無間。兩尼惟恐失生意，奉之者無不至。淹留洽旬，樂而忘返。生忽染一疾，竟至不起。潛瘞庵後，人無知者。家人因生久不歸，意為人謀害。出榜尋覓，杳無影響。後緣修造，見木匠腰繫舊紫絲繅，生故物也。僕識之，告于主母。詢匠何由得此。云得于某庵天花板上。執繅聞官，捕尼至，一訊而服。然以生實病故，非尼所害，但杖而遣之還俗云。出《涇林雜記》。<sup>366</sup>

相似的內容在《醒世》裡〈赫大卿遺恨鴛鴦繅〉也有出現：

一日，陸氏自走出來，計點工程，一眼覩著個匠人，腰間繫一條鴛鴦繅兒，依稀認得是丈夫束腰之物，吃了一驚。……貪淫浪子名重播，稔色尼姑禍忽臨。原來當初買這繅兒，一樣兩條，夫妻各繫其一。今日見了那繅，物

<sup>363</sup> 痴墨：〈自由談·紹興戲與殺夫〉，《申報》第12版（1946年9月20日）。

<sup>364</sup> 趙景深：《小說戲曲新考》（世界書局本），收錄於張高評主編：《民國時期文學研究叢書》（臺中：文叢閣圖書，2011年）第1編第86冊，頁19。

<sup>365</sup> 〔明〕年份不詳，目前稱為周復俊作品，今剩殘本。但筆者據金源熙考述《情史》本事一文，周復俊《涇林雜記》今本殘本裡未見赫應祥一事，但有收錄在其孫周玄暉《涇林續記》卷四，其文字同馮夢龍《情史》。參見金源熙：《〈情史〉故事源流考述》（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文學博士論文，黃霖先生指導，2005年），頁109-110。

<sup>366</sup> 〔明〕馮猶龍原本，詹詹外史評輯（馮夢龍）：《情史類略》（立本堂藏板刻本），刻本頁數不詳。收錄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漢籍資料庫，網址：<http://shanben.ioc.u-tokyo.ac.jp/index.html>。瀏覽日期：2019年1月12日。資料庫檢索頁846。

是人非，不覺撲簌簌流下淚來，即叫崩三問道：「這條你從何處得來的？」  
崩三道：「在城外一個尼姑庵裡拾的。」<sup>367</sup>

《醒世恆言》通常為馮夢龍聽取的故事在經過增刪，由其內容的比較，應是馮夢龍擷取《涇林雜記》內容再自行編寫擴充，從上述情節，從庵中私戀到認出鴛鴦繅信物，與今日申貴升的玉蜻蜓信物情節模式一樣。另彈詞裡關於沈君欽見呂東胡酒館遇難代付銀子，呂東胡道「日後三爺在洋子江中倘有大難，只要高叫三聲金鉤呂胡，我前來救你。」<sup>368</sup>此段與《拍案驚奇》裡，有陳大郎幫助一髭髯滿面者，情節如出一轍。<sup>369</sup> 在上述〈赫大卿遺恨鴛鴦繅〉裡，未見最重要的復姓之事，也無庵堂認母情節，而最早的故事收錄在彈詞本，由此玉蜻蜓故事可能是彈詞藝人蒐集明清小說，又添上野史記載，並以復姓的高官作為主角身世題材，來吸引廣大好奇的聽眾，遂成為今日《玉蜻蜓》故事原型。

## （二）、核心事件

俗文學發展成戲曲、小說等文類流傳，到了明清宣卷引進大量俗文學故事，車錫倫將故事寶卷分類，其中一類為俗文學傳統故事寶卷<sup>370</sup>，寶卷的改編雖刪除大量的支線情節，但主線情節還是保留住。玉蜻蜓寶卷根據彈詞改編而成，其彈詞體材屬於代言體彈詞，原本說唱者以第三人稱全知敘事去敘述故事，轉為有時成為生、旦、淨、丑的角色，敘事視角會受到限制，而當故事需要解說發展，又會成為局外旁觀者。而俗文學寶卷也承襲彈詞的「起腳色」，如玉蜻蜓寶卷在人物的對話都有注上腳色，宣卷人模擬人物的聲口去講唱。根據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記載，玉蜻蜓寶卷最早為同治 5 年（1866 年），<sup>371</sup>，彈詞目前保留最完整的為陳遇乾先生編撰的《繡像芙蓉洞》全傳十卷，為道光 16 年（1836 年）重刊本，與最早的寶卷年代相近。因此筆者以目前所見的常熟地區之《蜻蜓寶卷》<sup>372</sup>、惜陰書局發行之《繪圖玉蜻蜓寶卷》<sup>373</sup>作為寶卷研究底本，並加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收錄的《繡像芙蓉洞全傳》<sup>374</sup>作為《玉蜻蜓》彈詞與寶卷比較文本。

一個故事裡有眾多的事件發生，而我們要先針對重要的情節序列來分析，對

<sup>367</sup> [明]馮夢龍：《醒世恆言》，（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1 月），頁 188-189。

<sup>368</sup> [清]陳遇乾：《繡像芙蓉洞全傳》，卷 5，頁 8。

<sup>369</sup> 詳見[明]凌濛初：〈烏將軍一飯必酬 陳大郎三人重會〉，《拍案驚奇》（臺北：桂冠書局，1988 年 11 月），頁 107-119。

<sup>370</sup> 詳見車錫倫：《信仰、教化、娛樂—中國寶卷研究及其他》，頁 23-24。

<sup>371</sup> 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頁 349。

<sup>372</sup> 嚴美英藏，陳劍忠抄：《蜻蜓寶卷》（常熟本），1993 年。

<sup>373</sup> 惜陰書局出版：《繪圖玉蜻蜓寶卷》（石印本），（上海：惜陰書局，年代不詳）。

<sup>374</sup> [清]陳遇乾：《繡像芙蓉洞全傳》（重刊木刻本，道光 16 年（1866 年）），收錄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漢籍資料庫。網址：<http://shanben.ioc.u-tokyo.ac.jp/index.html>。瀏覽日期：2019 年 1 月 12 日。

故事的結構脈絡清楚，才能找出該事件的敘事功能。筆者試以彈詞《繡像芙蓉洞全傳》與寶卷做比較，《玉蜻蜓》寶卷為改編自彈詞的文類，雖然情節會隨著編寫者或時代背景有所更動，但情節無論增刪多少，還是有一個固定的敘事模式，因此筆者以寶卷沿用彈詞的情節作為核心事件，也就是故事中具有關鍵性及功能性的事件<sup>375</sup>來追溯《玉蜻蜓》寶卷，其核心事件為「相見—落庵—過繼—認子—認母—歸宗」。筆者以核心事件來整理出以下表格：

共同事件	繡像芙蓉洞全傳	常熟蜻蜓寶卷	惜陰玉蜻蜓寶卷
相見	與君卿看戲遇志貞，與志貞相約	申貴升找沈君卿出遊，看戲時初見志貞	君欽找貴升出遊，遇見被王老爺邀看戲的眾尼
落庵	申大娘鬧沈家，周青強搜庵	申大娘鬧沈家，得雌老虎名	申大娘至庵中尋夫，三尋後與志貞結拜，貴升身亡化為鬼魂找大娘
過繼	朱小溪撿到孩子，朱三姊以銀換孩兒給徐上珍	朱小溪撿到孩子，朱三姊以銀換孩兒給徐上珍	徐國安撿到佛婆遺留的孩子
認子	徐上珍向申家借款，申大娘以過繼貴升為條件	徐尚珍向申家借款，申大娘以過繼貴升為條件	貴升與君欽兒結拜，認申大娘為義母
認母	大娘跟元宰講朱三姊拿玉蜻蜓一事	元宰夢見貴升，大娘給元宰汗衫解詩	乳娘藉討舊衣使元宰查身世
歸宗	元宰高中狀元，其餘人物也有官職	全家團圓，元宰當高官	元宰高中狀元，徐家夫妻、雅云、志貞庵中修行

表二 《玉蜻蜓》故事彈詞與寶卷的核心情節比較

《繡像芙蓉洞全傳》相較其他《玉蜻蜓》彈詞，在內容加上沈君卿在芙蓉洞發現金銀之事，故事以金貴升開頭，多線敘事線進行，相較寶卷，多刻劃人物得到功名情節，並有一段張氏遊地獄，遇見已逝的公婆成為城隍，但具有教化功能的寶卷卻將此段刪去，甚為神奇。從表二可以看到寶卷的基本情節沒有更動，常熟卷

<sup>375</sup> 關於核心事件的功能性，參見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頁121-123。根據普洛普功能論，核心事件是情節結構的既定基礎部分，有抉擇功能作用存在，引導著情節向既定方向發展。

本的情節幾乎是承襲彈詞內容，只是在內容上省去對核心事件無推進效果的情節，因應寶卷的宣卷形式，大量濃縮核心事件的描寫。而惜陰卷本更省去沈家敘事線，人物及事件也精簡許多，只有單一敘事線，但在事件描寫上，增添許多藝術手法。關於《玉蜻蜓》的敘事特色，筆者將於下節整理。

#### 四、玉蜻蜓寶卷敘事探究

《玉蜻蜓》故事衍生出彈詞、寶卷、戲曲，每種講唱文類都有其文類特色存在，但基本上還是沿襲基本的故事，筆者在上節整理出得玉蜻蜓故事核心情節，在本節將觀察寶卷在原型故事的基礎架構上，經過作者的再創造，如何增刪情節內容，開拓出新的敘事藝術，發展出《玉蜻蜓》寶卷的特色風格。

##### (一)、敘事特色

為了探究《玉蜻蜓》寶卷的獨特之處，筆者以發行通行本的惜陰寶卷為例，惜陰本在故事結尾加上元宰娶瑞珠為妻，因此開頭有標明又名瑞珠寶卷（但同情節的民間本無別稱），開頭僅有四句開卷偈，中間單純為俗文學故事，比起宗教寶卷無強烈教化功能，但在結尾則加上主要人物都去修行的情節。為了理出卷本的敘事線，筆者整理出惜陰卷本的核心事件如下：<sup>376</sup>

1. 沈君欽找申貴升出遊
2. 王老爺邀眾尼看戲
3. 岳父訓話，貴升離家至庵中
4. 大娘三次搜庵尋夫
5. 大娘與志貞結拜
6. 志貞產子
7. 貴升鬼魂與大娘相見
8. 胡松年算命
9. 佛婆送子，徐國安領子
10. 君欽之子與元宰結拜
11. 大娘認二子為義子
12. 乳娘引出元宰身世
13. 志貞與元宰相認
14. 元宰娶瑞珠為妻

<sup>376</sup> 關於核心事件的整理，參見羅鋼：《敘事學導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頁85-86。

## 15. 一父三母全至庵中修行

上面列的核心事件含有聚合式結構關係，<sup>377</sup>為關鍵的「落庵」與「認母」情節作為條件，故事開始 1.沈君欽找申貴升出遊、2.王老爺邀眾尼看戲、3.岳父訓話都是為了貴升離家至庵中做鋪陳的聚合條件，接著在故事分為兩個敘事結構群，第一條敘事線為 4.搜庵尋夫、5.與志貞結拜，第二條敘事線為 9.徐國安領子、元宰與君欽兒結拜、11.大娘認義子，此二條敘事線環環緊密的鏈接關係，讓志貞成為元宰姨母，並藉著「玉蜻蜓」與「汗衫」信物，進而最重要的「認祖歸宗」，剛開始看似與關鍵事件無關係的事件，都是為了最後的庵中認母、認母歸宗做的鋪陳。相較原來彈詞多條敘事線，除了情節的增刪，還有去掉其它旁支敘事線，連沈君欽只成為串場的人物，卷本保留核心事件，使卷本更易宣講，且還是能傳達玉蜻蜓故事的原貌。

惜陰卷本雖把《玉蜻蜓》彈詞內容精簡化，但增添許多寫作藝術手法，例如申大娘搜庵時，將情節擴增至三尋三藏，同樣的情節出現，讓劇情有幕的效果，雖同樣是搜庵，過程卻有不同的描述，且表現出人物心理的轉變，如下表三，每次的搜庵讓申貴升從不想回申家到想回家；申大娘則是越來越失望，最後希望藉由跟志貞結拜姊妹來促使申貴升回家。

	起因	貴升藏身處	搜庵過程	結果
第一次尋夫	聽人說在庵中	扮成玄女娘娘	丫環對申大娘說玄女娘娘像大爺。	申大娘決定搜第二次
第二次尋夫	申大娘聽丫環的話決定再搜一次	龍鳳鼓中		貴升不想回家
第三次尋夫	藉由搜庵來與志貞結拜	天花板	芳蘭被貴生的眼淚滴到	貴升想回家，當家不放他回去

表三 惜陰《繪圖玉蜻蜓寶卷》三尋三藏情節整理

<sup>377</sup> 關於小說核心事件分析及事件的組合與聚合概念，原有概念為史蒂文·柯恩、琳達夏爾斯著，張方譯：《講故事—對敘事虛構作品的理論分析》，（板橋：駱駝出版社，1997年），頁72。徐志平將其概念調整，著重於事件的因果關係及並列敘事，未含原有的隱喻功能。詳見徐志平：《明清小說敘事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14年9月），頁13。

在敘述方面，惜陰卷本保留彈詞的「起腳色」，在人物的對話都住標註腳色，讓宣卷先生也能模擬人物的聲口，使卷本的敘事視角除了說唱者外，還有人物的獨白聲口。

至於常熟寶卷比起惜陰寶卷，只是把內容精簡，跟彈詞情節相差不遠，並保留沈家線，文本以第三人稱的宣講先生視角去敘述故事發展，並有七字唱段，其內容有重覆散說的部份，在上下卷開頭及結尾則和南無阿彌陀佛。

## （二）敘事中的文化現象反映

《玉蜻蜓》以書生在尼庵流連忘返為背景，寫書生與尼姑的畸戀，故事到寶卷會發現已無什麼煽情情節的刻畫，事件雖因戀愛所發展出來，但若有詳細的敘事分析，可以了解到所有發生的事件，其實都是為「認祖歸宗」做的鋪陳引導，就算表面無「認祖歸宗」相關聯的字句，以上節的核心事件分析，其實也可看出都是為最終的庵堂認母事件做引導，「認祖歸宗」可以說是所有核心事件的聚合導向，在後來的《玉蜻蜓》越劇，庵堂認母情節更會被劇團獨立拿出來演唱。雖然《玉蜻蜓》故事寫公子與僧尼的偷情，但最後的認祖歸宗符合民眾對於親情的期望，甚至故事裡大娘原本對志貞不諒解，卻因為她為申家留下後代，認為是大功德而反過來感激她，所有的罪惡都因產子歸宗而一筆勾消，可見傳統社會對女性的期許，產子便是有功之人。

對於僧尼偷情的刻畫，在明清小說、戲曲裡可常見不守清規的僧尼，有時是迫於無奈之舉。在彈詞裡的玉蜻蜓也有交代，志貞是高官之女，後被迫流落尼庵，對凡塵多少有點眷戀之心，因此才對申貴升動情，在《情史》裡的尼姑下場為「捕尼至，一訊而服。然以生實病故，非尼所害，但杖而遣之還俗云。」<sup>378</sup>但到彈詞及寶卷，對志貞的批判就減少許多，清朝人們對於僧尼觀感改善許多，從小說裡也可看見這樣的影子，比起晚明小說，清初小說對犯了色戒的僧尼批判較溫和許多，<sup>379</sup>在玉蜻蜓對尼姑偷情之罪的敘事刻畫流變或許有關，可待討論。

雖俗文學故事寶卷多作為娛樂之用，除了原有的俗文學故事外，仍會套用教化作用，加上寶卷的勸善教化情節、神仙思想，如惜陰卷本裡會提到觀音神顯靈字句，比起之前的玉蜻蜓故事，惜陰寶卷裡的貴升多刻畫其懺悔之心，甚至安排一段貴升死後化為鬼魂，與申大娘告解，結尾將所有人物安排去修行，讓俗文學故事寶卷仍帶有寶卷的色彩。

<sup>378</sup> [明]馮猶龍原本，詹詹外史評輯（馮夢龍）：《情史類略》，刻本頁數不詳，資料庫檢索頁 846。網址：<http://shanben.ioc.u-tokyo.ac.jp/index.html>。瀏覽日期：2019年1月12日。

<sup>379</sup> 關於清初小說的僧尼形象研究，詳見徐志平：《清初前期話本小說之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8年11月），頁552-553。

## 五、結語

俗文學為大眾民間文學，流傳在廣大人民的生活裡，寄託人民的情感，在時代的推進下，發展了多種的俗文學形式，各種文類都有人民所擁護喜愛。每個俗文學故事經過眾多文人或講唱藝人的潤飾，或輾轉流傳、或堆層累積、或相互交會，擁有多樣璀璨的特色。寶卷經過長時間的流傳，內容及形式也有極大的變化，因應不同的目的，擺脫濃厚的宗教色彩，廣納各種故事題材，俗文學故事發展不同的講唱形式，也成為民間寶卷中最主要的俗文學故事寶卷，引起民眾的共鳴與歡迎，娛樂他們平時勞動疲倦的身心，也尚能傳教，這樣的演進形式反映社會的發展情況，加速宣卷的流傳。

《玉蜻蜓》故事發展成彈詞、寶卷、戲曲、小說等形式，其中寶卷更是有彈詞的影子，又有寶卷的文類特色，卷中的腳色聲口注記，宣卷先生的人物演唱模擬，都是其特色代表。有關它的身世傳說更為它蒙上神祕的色彩，對於《玉蜻蜓》故事的源由一直是懸而未解的難題，也沒有相關論文清楚交代。因此本文第二節先從故事考源開始，尋找《玉蜻蜓》的歷史真實，後世因《聽雨軒筆記》及《骨董瑣記》等文料，乃將申時行和《玉蜻蜓》冠在一起，然就史料的爬梳，申時行的復姓背景及家世都與《玉蜻蜓》情節相差甚遠，甚至《玉蜻蜓》今時完整的故事結構到乾隆後才出現，而第三節由故事主要結構的拆解及溯源，了解其完整的敘事乃是由多個故事所拼湊融合，如「庵中認母」、「玉蜻蜓信物」、「書生與尼姑私戀」等情節，可溯源至相異的故事文本，只是到後世的融會堆層，遂又扣緊明朝申時行身世上。

故事內容的流變背後，有其該時代社會文化的反映，為了宣卷的廣大流傳，宣卷在取捨題材上需費一番功夫，因此第四節筆者分析其核心情節，理出寶卷的敘事脈絡，又探究彈詞與寶卷的差異之處，希冀能看出俗文學故事寶卷的獨特之處。宣卷先生因無太高的文學造詣，在寶卷內容上不會有太多的藝術潤飾，但為了宣卷的需要，對龐大的故事內容須有精煉的刪減，既要容易宣講，又得保留文本的故事特色，這些都是宣卷先生的功力所在。在彈詞與寶卷的比較上，可看出玉蜻蜓寶卷在故事的處理上，刪掉多餘的旁支線，將敘事單一情節發展，雖刪減大量題材，卻保留住核心事件，在敘事上又增添不少藝術手法的潤飾，使故事更容易宣卷也方便流傳，再加上原有的寶卷宗教特色，使故事達到教化及娛樂的效果。透過玉蜻蜓故事寶卷的溯源及整理，看見俗文學在時間的推進下，反映出不同的社會及文化現象，展現其獨特的敘事風貌。

## 徵引書目

### (一) 傳統文獻

- 《繪圖玉蜻蜓寶卷》(石印本)，(上海：惜陰書局，民初)。
- 《蜻蜓寶卷》(常熟本)(嚴美英藏，陳劍忠抄，1993年)。
- 《玉蜻蜓寶卷上下兩卷》(丁卯年舊抄本)，收錄在周燮藩主編《中國宗教文獻歷史集成》，濮文起分卷主編：《民間寶卷》第20冊(合肥：黃山書社，2005年)。
- 〔明〕申時行：《賜閒堂集》卷10(明萬曆末年申氏家刊本)。該書收藏於國家圖書館，掃描本於國家圖書館古籍與文獻特藏資源。
- 〔明〕《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登科錄》(天一閣本)嘉靖年間，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明〕焦竑輯：《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影印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
- 〔明〕馮猶龍原本，詹詹外史評輯(馮夢龍)：《情史類略》(立本堂藏板刻本)，刻本頁數不詳。收錄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漢籍資料庫。
- 〔明〕馮夢龍：《醒世恆言》，(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1月)。
- 〔明〕凌濛初：《拍案驚奇》(臺北：桂冠書局，1988年11月)。
- 〔清〕清涼道人(徐承烈)：《聽雨軒筆記》(進步書局本)贅記卷四，頁10。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10月)第25冊。
- 〔清〕陳遇乾：《綉像芙蓉洞全傳》(重刊木刻本，道光16年(1866年))，收錄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漢籍資料庫。
- 〔清〕鄧之誠：《骨董瑣記全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6。

### (二) 近人專著

- 丁淑梅：〈丁日昌設局禁書禁戲論〉，(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0卷第1期，2001年1月，頁143-149)。
- 史蒂文·柯恩、琳達夏爾斯著，張方譯：《講故事—對敘事虛構作品的理論分析》，(板橋：駱駝出版社，1997年)。
- 血俠：〈自由談·遺聞軼事·吳下叢談〉，《申報》第8版(1912年2月4日)。
- 巫仁恕：〈清末民初蘇州城市地圖的演變與城市空間的變遷〉，發表於側繪城市工作坊，收錄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網站，2009年4月。瀏覽日期：2019年1月12日。
- 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8年)。
- 車錫倫：《信仰、教化、娛樂—中國寶卷研究及其他》，(臺北：台灣學生書局，2002年12月)。
-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漢籍資料庫。瀏覽日期：2019年1月12日。網址：

<http://shanben.ioc.u-tokyo.ac.jp/index.html>。

金源熙：《《情史》故事源流考述》（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文學博士論文，黃霖先生指導，2005年）。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胡廉潔：《申時行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陳江先生指導，2012年）。

徐志平：《明清小說敘事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14年9月）。

徐志平：《清初前期話本小說之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8年11月）。

國家圖書館古籍與文獻特藏資源。瀏覽日期：2019年1月12日。網址：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fa3312621bb34d7eb51b2f5977fef6dffDQ3MTA10&image=1&page=&whereString=IEBUaXRszV9NYWluICLos5zplpLloILpm4YiIA2&sourceWhereString=ICYgQHNvdXJjZV9zb3VyY2UgIClj6TnsY3lvbHlg4\\_mqqLntKLos4fmlpnlusqi0&SourceID=true#](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fa3312621bb34d7eb51b2f5977fef6dffDQ3MTA10&image=1&page=&whereString=IEBUaXRszV9NYWluICLos5zplpLloILpm4YiIA2&sourceWhereString=ICYgQHNvdXJjZV9zb3VyY2UgIClj6TnsY3lvbHlg4_mqqLntKLos4fmlpnlusqi0&SourceID=true#)。

常蕊：《申時行年譜》（蘭州：蘭州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王傳明先生指導，2008年）。

張靈：《民間寶卷與中國古代小說》，（上海：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孫遜先生指導，2012年）。

盛志梅：《清代彈詞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8年3月）。

陸衡：〈傳統性·現代性·地方性—傳統戲曲《玉蜻蜓》當前流行版本之比較〉，《古典戲曲新論》第129期（2009年7月），頁90-93。

痴墨：〈自由談·紹興戲與殺夫〉，《申報》第12版（1946年9月20日）。

趙景深：《小說戲曲新考》（世界書局本），收錄於張高評主編：《民國時期文學研究叢書》（臺中：文听閣圖書，2011年）第1編第86冊。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4月）。

羅鋼：《敘事學導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